



赵 新

張王李趙

I247.5
906

張王李趙

5157102

趙 新

张 王 李 赵

赵 新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12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8,500册

*

书号: 10038·785 定价: 0.74元

目 录

引 子	(1)
1、喜事在望	(10)
2、野人怪事	(16)
3、夜走骆驼岭	(22)
4、久别重逢	(30)
5、干事和干事	(37)
6、突出政治	(45)
7、桃儿“演习”	(54)
8、犯 病	(63)
9、会场内外	(71)
10、骂家和吃家	(81)
11、重大发现	(91)
12、旗开得胜	(100)
13、排除干扰	(110)
14、福才来访	(121)
15、深夜追查	(130)
16、同志加兄弟	(140)
17、南辕北辙	(147)
18、授奖和挨斗	(156)

19、奖状与腰带.....	(165)
20、来贵进城.....	(173)
21、酒逢知己.....	(181)
22、上 任.....	(191)
23、险 情.....	(199)
24、游 街.....	(207)
25、获 救.....	(217)
26、抹 红.....	(225)
27、门当户对.....	(234)
28、政治夫妻.....	(242)
29、部长做媒.....	(251)
30、巧红真巧.....	(260)
31、定 计.....	(272)
32、喜事不喜.....	(280)
33、祸不单行.....	(288)
34、乱点鸳鸯谱.....	(297)
35、暮雨挽联.....	(305)

引 子

天底下地上头，凡是烧火冒烟的村子里，相比而言，都有几个能耐人。比如说，这个人腿长，走道儿快，旁人紧追慢赶也撵不上他，他便成了这个村有名的“快腿”；这个人会动脑筋，善于算计，事情往往被他断准了，他便被尊为有先见之明，是这个村里的“诸葛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话说太行山里的河西店村，是个一百多户的村庄。一百多户，在广阔的平原上，只算个很不起眼的“小店儿”，但在巍巍丛山中，就俨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大镇子了。这村里张王李赵四大姓氏，各家都出了一位能耐人：张家的叫张老茂，是河西店有名的“吃家”；李家的叫李三姐，是河西店有名的“骂家”；王家的叫王老顺，是河西店有名的“聊家”；赵家的叫赵来贵，是河西店有名的“干家”。庄稼人过光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张老茂吃他张老茂的，李三姐骂她李三姐的，井水不犯河水，按理说没有什么瓜葛头。可是生活，生活是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到一九七五年春天，因为一件“小事”，把河西店这“四大名家”紧紧地搅合在一起，闹得撕也撕不开，扯也扯不断了。就在这撕撕扯扯、你来我往之中，不消俩月，有的“名家”打破了村的界限，社的界限，县的界限，全地区出了名儿；有的“名家”却消声匿迹，可

世界找不见他的影子了。

我们的故事，讲的就是河西店四大名家撕撕扯扯的瓜葛事。故事开头，得先从“聊家”王老顺身上谈起。

王老顺这年五十八岁，在河西店的四大名家里岁数顶大。老头子五短身材，稀眉毛，小眼睛，下巴颏上长了有数的几根黄胡子。小时候，家底富裕一些，炕沿那么高的时候，父亲便打发他去学堂里念书。老顺记性好，手勤，不光把那“之乎者也”的五经四书背得溜溜熟，还练了一手好毛笔字。这些年以来，凡河西店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帮忙去：写写对联啦，做做灵幡啦，记记账单啦。老顺为人诚实，没有架势，不讲吃喝，随叫随到，办事又挺认真；再加上一直担任大队会计，满村子人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尊敬他的才气和为人。

才气归才气，老实归老实，除了这两样，老顺还有个书呆子劲。他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平日闲了，或者只要能够腾出手来，他就爬在桌子上抓着脑瓜皮写诗。任凭窗外霹雷闪电，暴风骤雨；任凭家里大火上了房，洪水淹了炕，他都能沉住气儿，稳住神儿。五八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他媳妇生孩子，痛得在炕上哎呀哎呀直叫唤，老顺还是没影儿。实在等不上了，女人只好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扶着墙根，踉踉跄跄地来大队办公室找他，见他还没事人似地爬在桌子上写诗。媳妇不由不气，挣扎着走到他的背后，“刷”地拽过他的那张纸片子来，唾沫流星地骂道：“好你！好你个黑心烂肚肠的人！”

四十一岁的王老顺，这才发现背后有人，而且拽走了他的纸片子，而且认得是他媳妇。

“干么？”他抬起头来，闪着一双小眼睛，笑眯悠地瞅着她。“你干么拿我的诗？你懂么？”

“‘湿’，干哩？”

“是诗歌的诗，不是水湿的湿。”老顺认真地解释着，“你不信，我就给你念上一念。”他立起身来，把一双既近视又散光的小眼睛凑近那张纸片子：“社里北瓜天来大，铁锅哪能盛得下？雷做火呀风煽扇，东海里头煮北瓜！”

“聊家，瞎聊！”媳妇被他那滑稽模样逗笑了，竟一时忘了肚子痛。

“哎，这可不是瞎聊！”

“不是瞎聊，”媳妇指着他的鼻子尖说，“你见过哪个北瓜天来大？你见过谁到海里煮北瓜？”

“我说你是山药呀，你非说你是萝卜！这诗，允许夸张和浪漫！”

“哎哟！”女人尖叫一声，赶紧用手去捂她的肚子，那张纸片子飘飘悠悠，滴溜转转，落到了地上。

王老顺弯腰去拾他的诗的时候，亮灿灿的灯光下，这才瞅见媳妇圆鼓鼓的肚子，这才想起她这两天要坐月子了。他直起腰来，先把他的纸片子吹了吹土，伸展平，锁进他的抽屉里，然后对着女人说：“媳妇肚子天来大！”

“什么？”

“十个八个盛不下！”

“瞎聊！”

“今夜给我生下来，”

“咋？”

“明儿给我种庄稼！”

“呸呸呸！聊家，聊家！”

直到孩子满月以后，她媳妇才把这段哭笑不得的故事悄悄讲出来。这一讲非同小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子都嚷遍了。人们觉得老顺虽然是和他媳妇开玩笑，但这玩笑开得也太稀罕新鲜，平日里他写这种着南不着北的诗句不少，挺会捕风捉影，以小说大；加上满头高粱花、满脚泥疙瘩的庄稼人确实不知“夸张浪漫”一说，都同意他媳妇的观点，便开始叫他“聊家”了。

这些，还都得算做往事。

且说一九七五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王老顺早晨吃罢饺子，喝足茶水，估计大队里没有多少事情，没挪窝儿，就爬在炕头的小桌上写起诗来。历史前进了，形势不一样了，再写那“社里北瓜天来大”的土坷垃诗不吃香了，他就琢磨些“学理论抓路线，鼓劲加油干干干”之类的句子。这种口号诗按说好写，但老顺为了要闹上几个“警句”，一边写一边习惯地抓他的脑瓜皮；“警句”还未悟出来，头皮早在纸上落了黑乎乎的一大层。正在嚼着牙花子遭难的工夫，听见院里嘻嘻哈哈闹成一片，他从窗眼里往外一瞅，老天爷，河西店的另外“两大名家”来他家串门了。

“我敢打赌，”“吃家”张老茂，一个五十二岁的干巴瘦长的老头子，在院里比比划划地说，“老顺哥这会儿正吃饭哩。吃那一咬一流油的肉丸丸饺子。”

“我敢骂誓，”“骂家”李三姐，一个四十五岁的粗粗胖胖的女人拍着巴掌说，“聊家王老顺正瞎聊哩。哈哈，媳妇肚子天来大，装满虾米和蛤蟆！”

王老顺知道这两人的根底儿，嘴又脏屁股又沉，往哪儿

一坐就是一天。破费些茶叶水葵花籽儿倒也不怕，就是嫌他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起来，耽误他写诗的工夫。他俩一进屋，他就自动地把炕上的小桌腾出来，让老伴给他们沏茶递烟拿瓜籽，又翻出一副破旧得几乎认不出模样的扑克扔给他们，自己往被褥上一靠，把纸垫到膝盖上继续琢磨他的警句。

“就咱俩，咋玩哩？还不如吃瓜籽好！”老茂说到做到，那手早在盘子里抓了一把炒得鼓起肚子的圆滚滚的瓜籽儿。

“捉王八！”三姐双腿一盘坐到炕上。“吃家子，敢不敢？”

老茂说：“吃家不吃家，要是叫我捉住你了，你晚上得请我坐八个碟子八个碗的‘八八’席，吃那又圆又甜又粘的江米元宵！”

“我要捉住你了，”三姐说，“你得好好跪下，当着众人，响响亮亮硬硬棒棒地叫我三声姑奶奶。来吧，小子，拿牌！”

一气下去，两个人玩到了半前晌儿。正在红火热闹中间，“嗯哼”一声，从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吃家”和“骂家”一看，赶紧停了手里的营生，跳下炕来，笑嘻嘻地请他坐下，问他好儿；老顺没有发觉，仍然低着脑袋抠摸他的“警句”。

来人叫刘长河，是县委宣传部的干事。他头年夏天就在河西店下乡，这是在家里过罢春节，又返回村来蹲点的。刘长河四十二岁，个子不高不矮，长得不胖不瘦，方脸，大眼，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今天天气好，刘长河赶路走热了，一进屋就咯吧咯吧解开棉袄上的扣子，露出里面套着的

火红的毛背心。

“奶奶！”三姐咂咂嘴说。“刘干事，你看你胸脯上好象跳着一团火。火苗儿还一闪一闪的。你媳妇给你织的吧，真是好手艺！”

“别瞎说，这是买的。”刘长河朝炕沿上一坐，冲着炕上的老头子问道：“老会计，你那是鼓捣啥哩？”

老顺老伴说：“他呀，就象那小小子们尿泡冲坑坑，自己觉得怪不错，其实没干正经的，还不怕尿腥气！”

老顺这才发现刘长河来了。他一面慌着下炕，一面把自己的诗稿双手递了过去。“你看看，这叫‘四不象’：顺口溜不象顺口溜儿，快板不象快板儿。嘻嘻，我这是献丑哩。”

刘长河接过来一看，两道眉毛轻轻往上一挑，乐了：“老顺，这是诗呀。有味，有味，就象那黄米枣糕一样，蒸熟了，冒出了又甜又粘的味。”

老顺多皱的脸立刻高兴得通红，两只小眼放出了灼灼的光彩：“刘干事，这还有味？还又甜又粘？”他喜欢别人看他的诗，更喜欢别人说他的诗好。“多亏你夸奖哩！”

“我刚才那句话是个比方。是说你的东西比以前写得成熟了！”刘长河晃动着手里的几张稿纸，对愣在一边的老茂、三姐说：“这玩艺儿，眼前挺金贵，挺有价值，挺吃香。这是大老粗登上上层建筑领域闹革命。新生事物，意义深远！”

张老茂不懂什么“领域”不“领域”，“事物”不“事物”，一听“吃香”两个字嘴里发馋了。“刘干事，”他说，“莫非这么两张破纸，比那大米干饭浇肉汤，白面馍馍蘸蜜浆还吃香，还金贵？”

“你呀，”刘长河也斜着眼睛看了老茂一眼，嘴角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你张老茂是八十岁上嫁汉子，光为了吃。我说给你，这诗是金钱买不到，大米白面换不来的好东西。小靳庄为啥洋鼓洋号飞机大炮都有？为啥在全国冒了尖？就是因为会写诗，会以诗歌促生产，会以诗歌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名扬四海，树了典型。可惜你们俩呀，”他用手又指了指李三姐，“只会正月十五捉王八！”

老顺老头嘿嘿笑了：“刘干事，我这里头有一首诗，正是描写三姐和老茂的，你看看！”他说着，从刘长河手里拿过最下边的一张纸，把那首诗翻了出来。

刘长河念道：

老茂三姐嘻嘻哈，
正月十五捉王八；
因为只有人两个，
不是他来便是她！

喝茶的工夫，三姐愤愤不平地跳了起来：“他娘的，小靳庄长着俩脑袋？咱河西店就不会超过它？刘干事你那么聪明的脑瓜，那么高的招儿，大靳庄咱也不尿它！”

骂家李三姐这句闹着玩的话，还真是说到了刘长河的眼里。他想，老顺的诗撂着也是撂着，既不会生鸡蛋，又不会下小猪，寄出去试试怕什么？万一报纸上登了出来，在河西店蹲点的刘长河可就该露一鼻子了。他撂下茶杯，“咚”一拳头捣在桌子上：“老顺，把你这诗寄到报社里去！豁不出孩子套不住狼，不就是花八分钱的一张邮票么！”

“行吗？”老顺心里敲鼓了。“光咱河西店，就有四大能耐人，天底下能耐人多哩，兴着咱喽？”

“兴着喽。”刘长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你这一共写了六首诗。写老茂、三姐的那一首不能用。剩下五首，咱们签上男女老少五个人的名字，标上不同职务和身份。报纸上一登，看看咱河西店的广大社员群众有多大本事？说不定领导上一重视，咱就成了太行山里的小靳庄！老顺同志，这可是件体面事！”

老顺心里又犯了滴咕，松驰的眼皮也耷拉下来。他说：“我办事喜欢依老据实地来。五首诗，你叫我安插在谁的头上呢？这样做假，要是以后闹出乱子来……”

“这怎么会出乱子？”刘长河拍着老顺的肩膀头子。
“这是抢不着的好事，谁不愿意出名哩？”

三姐看见刘长河一副坚决模样儿，忙抢上来说：“王老顺，你真是一块老榆木疙瘩。有刘干事做主，害着你了？别说五个名字，五十个人的名字也好安插。这不，”她一抡胳膊点了点屋里的人数，“把你媳妇算上，正好咱们五个。一人一份儿，在的算数儿！”

张老茂说：“我赞成。比吃馍馍还香哩，我一定得算上个股儿。”

刘长河到底是宣传部的干事，心眼里有个小九九儿。他知道李三姐、张老茂一个能骂，一个会吃，在村里都是“二混子”货，要让他俩上了报，更该叫村里的人们在背地里说悄悄话啦。好歹打了个顿儿，他说：“你们俩上年纪了，算啦。老茂，给你家狗儿算上一个，他是记工员，当然会写诗；三姐，给你家秀妹算上一个，她识文断字，登了报别人也挑不了眼儿。剩下的三个人，我算一个，但要另化一个名字；再加上老顺和老嫂子，眼看好儿。”

一直坐在后炕里纳鞋帮的王老顺的老伴，听见刘干事点到了她的头上，急得红脖子涨脸，撂下针线说：“俺可不。俺连个名字也没起下。就是有名俺也不肯。可别写俺。”

刘长河笑了：“大嫂不愿意，那就换一换，把你闺女桃儿的名字写上。老顺哥是诗人，家里总得多出一个，诗人之家嘛！”

王老顺说：“刘干事，这么办，我这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腾，不着实儿。”

刘长河说：“怕死不得高官坐。我就不信它小靳庄人人都会写诗。哼，听说那里住着不少报社的记者，出版社的编辑。你放心，有事我兜着；我还得写上一篇通讯，配合着一块发表。”

老顺说：“闹不好，又是乱子又是气！”

长河说：“闹好了，又是秧歌又是戏！”

当下，不由老顺不依。刘干事将桌上的诗稿折叠起来，装在口袋里，呷了口茶便走。几个人一直把他送到大街上。老茂叮嘱道：“刘干事，千千万万，你可别把我和三姐捉王八的诗登到报纸上去。”

王老顺还要说什么，刘长河翘腿上了自行车：“老顺，快回去写去吧。这几首诗，我明天就寄走啦。”

正是：寄出几张纸，

招来满天事。

1 喜事在望

鸡叫头遍的时候，赵来贵又搬着指头算了一遍：天明了，再除去一天，还有七天了！

再有七天，不，是第七天头上，他的儿子赵大亮就要娶媳妇；他那辛辛苦苦的又做饭又喂猪，身子骨又不大壮实的老伴，就要当婆婆，他赵来贵也就跟着当上公公了。农家乐，农家乐，爷爷抱着孙子过；五十五岁的他，想着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甜美事儿，心里头仿佛有只虫儿上下钻动，抓挠得好痒痒。

天还墨黑，老伴还没睡醒，没人跟他说话儿，他就点着一锅子旱烟，爬在枕头上，露着半块脊梁，自己回忆那叫人脸红的事情。

头年秋天，他在地里上工时，影影绰绰听说自己的儿子大亮有了对象，人儿好看得就象画上画着的大闺女。他一听这话愣了神儿，扬起来的镢头子差点凿着他的大脚趾头。他心里想道：谁家的大闺女这么漂亮呢？这么漂亮的大闺女能跟大亮这么个开小拖拉机子的？在地里不好打问别人，回家以后，他顾不得洗洗手脸，坐在炕沿上就冲大亮说：“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

二十六岁的大亮蔫蔫糊糊，拘拘谨谨地站到了当爹的跟

前，用一双亮闪闪的眼睛直直地瞅着他：好象他不认识他爹似的。

来贵觉着自己的脸先红了。话到嘴边，怎么出口呢？他后悔自己性子太急，无端地讨下这种尴尬事情；要是靠给老伴去盘问儿子这类事情，自己在一边听着，那才对哩！可是……嘿！木匠做枷，自做自受吧。说穿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爹问娘问，一样的理儿。

他从荷包里拧了一锅子烟，划火点着：“听说你有了相好的人儿，是不？”

大亮笑了：“爹，看您这话问的。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能没有相好的人？我要没个十个八个的相好的朋友，这拖拉机坏了咋修？您想打问谁吧？”

啊，来贵偷着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挺好的话儿，从他嘴里讲出来就走了原样儿——咋算相好的呢？他抹了一把胡子拉茬的阔大的脸，爽利问道：“女的！”

“女的？”大亮身上象被火烧了一下，猛一颤抖，圆圆的脸盘立时变得鲜红，羞羞答答地把头低下，用脚在地上闲划拉。

看形势，老头子觉得有些“门道”，出溜下炕来又问：“是谁？”

大亮抬起头来，红润的嘴唇动了半天：“桃儿，沾不？”这话象是征求当爹的意见，可未等老头子答话，他早拔腿跑出去了。

“我那天，桃儿，桃儿！”来贵听了，高兴得在屋里喊叫起来，跳跼起来。要不是老伴弄菜回来，瞪着眼哼唬了他一句，他还得好好地在地上蹦跼蹦跼，好好地耍把一阵子哩。

桃儿，就是王老顺的闺女王桃儿。这小妮二十四岁，瓜子脸，细身腰，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下来，一下吊到屁股上，论模样儿盖了河西店所有的大闺女。她念过高中，还在城里上过三个月的医护人员训练班，回来后就在村里当了赤脚医生，拿药看病挺有两下子。来贵上工下地常在街里碰见她。她是不叫叔叔不说话，不笑不出声；那说出来的话儿又是脆生生，咯崩崩，清清亮亮，听起来叫人心眼里舒服哩。

来贵当下就对老伴说：“噢，咱大亮说下桃儿，你不高兴？叫我看，你高兴得恨不得用你那脚尖走道儿，恨不得扒着房沿打滴溜！”

老伴笑了：“高兴，就是你那么个高兴法儿？大呼小叫的，抡胳膊踢腿的，吓也得把人吓跑了。象个当公公的样子？”

来贵嘿嘿笑了：“我这人一高兴，就忘了拿出当公公的架势了，往后你得教教我。”

就从那天起，来贵一家就扳着指头过日子：过了寒露过霜降，过了小雪过大雪，过了小寒过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都过去六天了，今儿个是农历二月三十了，初六他们才能登记结婚呢。

鸡叫二遍，赵来贵翻身起来，穿好衣服，未敢拉灯，划根火柴照着，给老伴掖掖被子，弯腰走出门来——他个子挺高，一不小心，那脑袋就要碰到上门框上了。

农历三月初，春意已经很浓了，清爽潮润的空气里，飘散着泥土复苏、草木发芽的浓郁气息。风从远处吹过来，摇得树梢上的小杨叶沙啦啦响，掉下一串一串的露珠儿。老头子在闪闪的星光里使劲吸了两口清新甜美的空气，推开西屋的门